

乡 土 情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I 227/511

本 社 编

乡 土 情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927363

乡 土 情

本 社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潜江县印刷厂印刷

787×930 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插页 69,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

统一书号：10107·296 定价：0.44元

目 录

啊！汉江(外二首)	管用和 (1)
三峡诗情(三首)	刘不朽 (9)
闻一多颂(三首)	刘益善 (18)
我走向地平线(三首)	李道林 (25)
我的工厂(外二首)	董宏量 (30)
桥(外二首)	张良火 (35)
蔚蓝色的旋律(三首)	张雅歌 (41)
大别山的歌(三首)	钟永华 (49)
给中南矿冶学院(外二首)	李声明 (55)
长河之恋(外二首)	蒋育德 (61)
甜溢农家(三首)	彭仲道 (66)
乡土情(三首)	查代文 (72)
湖乡鱼香米也香(外二首)	王老黑 (76)
测旗——帆(外二首)	谢克强 (80)
洪湖落霞(外二首)	樊 帆 (85)
访颐和园(外二首)	洪 源 (89)
西双版纳速写(三首)	雷子明 (93)
海南岛寄情(二首)	李声高 (99)
隆中游客(组诗)	李圣强 (101)

春江随想录(二首)	叶圣华 (106)
过去了的(外二首)	巴 兰 (109)
天蓝色的记者证(组诗)	赵宗泉 (113)
车城抒情(外一首)	徐广信 (117)
骆驼洲雷达站(外二首)	姚振起 (122)
纤夫的儿子(外二首)	彭介凡 (126)
蒲公英(外二首)	于 波 (131)
我是一个工人(外二首)	张永久 (137)
山野的诗行(三首)	谷未黄 (142)
泉边的欢笑(外一首)	杨 柳 (145)
烈士墓前(外一首)	祝 福 (148)
在冰的哨所(外一首)	杨人猛 (152)
他是战士,名叫和平(外一首)	虞文琴 (155)

啊！汉江（外二首）

管用和

这已不是往日的流水，
当年的已经流走，头也未回。

昔日的足音，是否还留在堤围？
低垂的杨柳呵，想必还在回味：

那漫长的黑夜，那初曙的晨辉，
有多少悲痛的涕，有多少喜悦的泪，

那朝霞的灿灿，那旭日的炜炜，
有多少美好的追求，有多少进取的欣慰；

那弥江的烟幕，那锁潮的雾帷，
有几分清晰，又有几分暧昧；

那乌黑的云块，那疯狂的电、雷，
带几分现实，又带几分梦寐……

啊！当年的已经流走，头也未回，
这已不是往日的流水！

应庆幸：浊流已经消失，恶浪已经隐退，
泥沙俱下，今日春水绿似翡翠；

有莺歌柳浪，更添桃花点缀，
那橹歌、汽笛，也增加几分韵味。

虽然，有几处岸崩，有几处穴溃，
想起来令人心悸，但也无须心灰；

虽然，多少美好的时光，被弯转曲折耗费，
想起来令人惋惜，但也不必伤悲；

尽管，两岸景不甚美，年年变化亦微，
想起来令人抱愧，但也无须气馁；

尽管，还唱古老的纤歌，还竖落后的舟桅，
想起来令人内疚，但也不必自卑……

啊，旧的已经流走，新的紧紧跟随，
浪浪向前扑去，谁愿把头扭回！

不怕那还会有浊浪，还会有恶水，
且勇敢地高竖出征的帆桅；

休担忧还会有蝼蚁，还会有鼠猬，
且加劲地将新堤高垒。

风不可怖，浪不可畏，
怕的是无风纵浪，不遵照自然的法规；

雾不可迷，烟不可晦，
怕的是谎晴作阴，自己编造蒙昧；

礁不足险，滩不足危，
怕的是偏极一边，互相折撞撞桅……

啊！这已不是往日的流水，
该流的已经流走，该来的已列成长队。

汉江啊，虽然古老，但并非霜满须眉，
看一江碧水，它仍当青春的年岁。

严冬一逝，春光就分外明媚，
那残存的冰霜，怎经得和风一吹！

啊！春水浩荡，浩荡春水，
走自己的路，应一往无前，百折不回！

啊！汉江，顽强和坚毅终使你无畏，
纵然流的是汗与泪，也自品尝着滋味；

啊！汉江，痛苦和欢悦终使你颖慧，
纵然流的是蜜与酒，也不自我沉醉。

且唱一支现实的歌吧，哪顾得一味追悔，
且扬起今朝的波吧，让后代去评判千秋功罪。

前面有奔腾的江流，更有广阔的海水，
向前走，总是满怀希望，信心百倍。

奔腾吧！亿万朵浪花一齐敞开心扉，
让涨起的春潮呵，把脚步猛催……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纤索的歌

多少诗人将我吟哦，将我唱诵，
一声声，倾注了真挚深厚的感情。

有激励，有欣喜，也有歌颂，
有轻薄，有惆怅，也有苦痛。

叹我拉过几千年的岁月，拽雨牵风，
却拉不走落后呵，拖不走贫穷；

唱我是刚毅、顽强的象征，
却有损于今日时代的光荣……

是啊，有谁比我更熟知：束缚的沉重，
有谁比我更清楚：步履恹恹；

有谁比我更明白：已去岁月之峥嵘，
有谁比我更向往：未来美好之前程。

啊！我有喜，我有乐，我有爱憎，
我有愁，我有怨，我有苦衷。

然而，我更多的是奋发、振作、勇猛，
然而，我更多的是倔强、坚忍、持重。

当身边驶过飞速前进的轮船、舰艇，
我不因羞惭而自卑、消沉、放松。

啊！我怎能躺下去，一味寻求美梦，
前面的逆风逆水呀，还等待我去斗争。

走！面对现实，走完眼前的路程，
鼓劲！绷紧所有的肌肉与神经！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

啊！石矶

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江两岸江水冲刷
最厉害的地方，筑起了庞大的石矶，以护堤防。

大江两岸，有多少无名的石矶，
一个一个，都站在最险的位置。

你不象中流砥柱，威武伫立，

在江心深处，昂然显露着雄姿；

你的确是砥柱中流，临危不惧，
承受着狂涛的进攻，恶浪的冲击。

你深知：人们用热汗拌希望将你筑起，
为的是：挡住邪流，阻住恶势。

虽然，水涨时，人们在梦中也感激你，
你呀，更加严谨稳重，毫不沾沾自喜。

用你的胸膛，将恐怖粉碎，将灾难顶住，
直至它们在你的眼下，缩瑟着狼狈逃离。

虽然，水枯时，你似乎不再引人注意，
你呀，高兴地倾听：谷物成熟的细语。

让秋风裹你一身芳香，熏你一身醉意，
——恶潮退去呀，一切已化险为夷。

啊！任纤夫踏着你，迈开坚定的步履，
你笑了，回应着雄浑的号子，直至天际。

啊！任白帆迎着你，耀眼地疾驰而去，

你乐了，默默地祝愿它，早达目的。

纵然，泥沙蒙住你，小草也掩盖你，
你没有厌恶，没有鄙视，却有着亲昵。

你有丰功，有伟绩，却不想出人头地，
与普通的长堤并肩挽手，互为一体。

你伟大，你平凡，你坚强、朴实，
忠诚地捍卫着果实、欢笑和安逸。

啊！石矶，我爱你、赞你，歌唱着你，
你的每一块方石啊，都垒起不朽的诗！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峡诗情(三首)

刘不朽

峡 路 吟

“每当我走过峡中路，

总把它当作三峡的教科书。”

——摘自峡中日记

(一)

一半儿惨云，
一半儿瘴雾，
铺砌成条条峡中路；
一半儿艰难，
一半儿险阻，
在每一寸路上潜伏！

路上：是风云，雷电；
路下：是惊涛，峡谷；
路面：还没行人脚板宽；

路基：竟比江面高千度。

多少春夏秋冬，
多少朝朝暮暮：
靠砍柴度日的樵哥，
与虎狼周旋的猎户，
为船霸卖命的纤夫，
替朝廷奔走的驿卒……
一步，一步，一步——
在这死亡线上挣扎、号哭！
一个，一个，一个——
在这天堑栈道上抛尸露骨……

悄声询问峡中人：
这就是昔日峡中路？
不，不，不——
这是三峡身上的道道伤痕，
把帝、官、封的历史罪行记录！

(二)

东风驱散惨云瘴雾，
三峡迎来壮丽日出。
共产党破浪飞舟进峡来，
把无限关怀向三峡倾注！

她一投足——
踩平江上浪谷波峰，
踏平路上坎坷险阻；
她一挥手——
召来九天的彩虹、雷霆，
为三峡劈山架桥筑新路！

一幅五色彩练，
一道山间飞瀑，
伸向巴山蜀水云深处，
一条钢铁长龙，
一根中枢神经，
穿过七百里峡江胸脯……

人流：在幸福路上奔涌，
车队：在前进路上追逐；
飞轮：卷走三峡的贫穷疾苦；
汽笛：叩开三峡的金仓银库。
路上的高压线网，
冲破那山拦水阻，
在绘制三峡的新图；
路旁的天然气管道，
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
正把三峡的满腔热情输出！

笑语相问峡中人：
这就是今日峡中路？
不，不，不——
这是又一架雪山，
这是又一片草地，
正行进着新长征的队伍……

(三)

两个社会，
两条道路——
编成一部三峡的教科书。
摆在奇峰峭岩间，
藏在彩霞云深处；
留给千轮万船仔细看，
传给万代千秋长阅读。

峡江领航员

“峡中丈夫绝轻死，
少在公门多在水。”

——杜甫：《最能行》